

名家翰墨

■ 崽崽

发财难，做得体的富人更难。我这话是有道理的，古人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可见人要有品，得有三代人的接力功夫。那些精神深处的种种奥秘咱说不全，不说罢了，光是上衣下裳，就有很多人料理不好，咱说这个。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海口一家贸易公司工作，公司里有些赚到钱的家伙。这帮家伙得风气之先，知时髦之一二，在众多名牌服装里特别喜欢蒙特娇。不是蒙特娇有什么特别，那时海南刚脱离广东，还受粤语影响。蒙特娇的粤语发音在海口人听来，音节响亮，语调好玩，穿在身上矮小、皮肤粗糙且黑，被蒙特娇细白的衬衣包着，像尊披着绸缎的土地公。买不起蒙特娇的工友嘲笑他，但其实大家伙都羡慕他。要知道这衬衣得花两个月的工资，四个月的饭钱呢。好不好看一回事，跟不跟得上时代是更严重的事，人生如逆水行舟啊。公司人员要经常到仓库检查，那里处处

都有些脏乱，这家伙到仓库坐不是站不是，只好站着，他心痛他的蒙特娇，不穿又怕别人把他当穷人。到了营业厅，他又是另一样子，坐在收银台旁的凳子上，天太热，把袜子褪了，夹左脚脚趾上，右脚弯凳上，右手搓脚上老泥，一边搓一边和营业员小妹逗趣，如鱼得水的样子。他的意大利原装进口老人头皮鞋，已被不经意的顾客踢到大街上。

这家伙还是好的，认真把皮鞋当皮鞋穿着。另一位熟人则不能，他和他的一伙朋友嫌皮鞋硌脚，把皮鞋当拖鞋。意大利皮鞋就是好，皮真硬实，踩它三四次，铁铸一样再撬不起，只能一直当拖鞋穿。拖鞋好，穿上脱下不弯腰不用手，非常惬意；不过鞋的结构变了，行动就有不便，他们一伙人不能急，要急只能让自己的脚遭罪，老人头全留街头七零八落不跟脚。不过，无论如何，他们名义上拥有一双好皮鞋。

时间过得飞快，大伙儿都经了风雨，见了世面，现在少有那种幼稚、跟风、找不着北的小家子气，居高临下的“大腕”出现了。

那天夜里路经商场，见一女人，穿大裤衩，趿大拖鞋，不戴文胸。我自己都有些不好意思，急急闪一边去，我们认识的。女人姓黄，是个富婆，做的时装生意，开着好几家男女时装店。我在她的店里听过她教训客人穿衣戴帽，气盛声高，说得众人醍醐灌顶，云开雾散……躲过她后我想明白了，黄阿姨既是有钱人，又站在衣帽知识的高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看着芸芸众生，不免返朴归真，上趟街买个小物品，她哪来功夫更换衣裳的——活着尽兴就好，人难得的不就是舒适随意吗！

话说仓禀足而知廉辱，人要有文化、涵养、礼仪等等，这话说了白说，没人不懂。有钱人要有耐心，要耐得住别人，要耗得起时间，要守得起规矩，热点冷点不动声色……这说法有钱人听了发懵，有人会说，这样的富人我不当！得，不当拉倒。

前不久走一趟美国，在纽约某餐厅早餐，邻桌来几位广州人，穿的休闲装，脚下旅游鞋伺候，颇为得体利落。他们突然抬头望餐厅入口处，我

亦望过去，进来一伙人，个个拉着豪华拖箱，身着T恤和大裤衩，下趿塑胶懒人鞋……定神再看，竟是多年不见的公司老同事。我转行后，他们几个家伙自立公司，听说赚了不少钱。在海口十多年不见跑到美国相遇，真是趣事。我知道他们的T恤和大裤衩都是有名的牌子，不过，再有名的大裤衩仍然是大裤衩啊；懒人鞋又宽又大，像水禽的蹼，一群鸭子在街头叭哒叭哒走，煞风景么？我和广州得体制利落的人一样，为他们感到寒碜，不急于上前寒暄相认。

没一会儿，那伙得体的广州人和我的旧同事们吵起来。原因是盛粥时排队，一个广州人夹我旧同事的塞。那几个家伙本来什么都能忍，可是那个广州人狡辩时跑野马，他说，看你出国穿裤衩，丢人！真是当头一棒当胸一拳，家伙们不忍了，群起自卫，事情有点乱。我急忙上前劝解。家伙们认出我，更为气愤，对我也是对那伙广州人说，三人打粥他还要插队，国内插队算了，到美国他还敢……这话更是离题，可作无限的延伸，争吵的领域更大，内容



更尖锐，变成一场同胞间的国际战争……

这是一家比较高级的餐厅，有各种肤色的众多人用餐，洋人好像不知道身边发生的大纠葛，他们取盘子，分割食物，送进嘴里，慢慢咀嚼，偶尔交谈几句，笑一笑；还有一些人在读书或看报纸……餐厅景象有点奇异，好像很吵又好像很静。我还没盛食物，我受不住，犹豫一会，选择离开。

想起开头的话，发财难，做得体的富人更难。这话确凿。

诗路花语

纪念大陆南端的一次旅途

■ 西渡

进入黑暗。这突出大陆的海岬被茫茫的黑暗之海包裹。热风吹着我们像四个摸索世界的盲孩子触到了夜之神经，那四根柔软的弦。谈话是黑暗中不断到来的光弹奏着唯一的不伤心。大地尽头，我们眼中的天使在弦上亮起来。

在旷野，我们寻找中秋前夕的将满之月。我们落下的城市、河流、船舶和港口做了黑暗国王的驯顺公主抱着黑枕头睡去。明天的月亮移过海峡吊升起我们的未满足之心，像巨大的醒。哦，这日历上多出的一夜，把我们变成自身的例外。

有人在黑暗中赌气说：让万物沉睡让黑暗永无尽头，让速度比慢更慢一点。另一个回答：黎明前，我们撵不上天风的回头路。而没有吱声的那个，在梦里，正赶上了一场明亮的海雨。

美鹤园寄远

■ 符力

竹林得道，沉静如幽深的大海在绿意中畅游穿行，我会看见手臂上的闪闪鳞片一会儿看见赤子的肌肤黄皮即将成熟黑丝吊床上午睡的年轻妈妈笑意微露我想，她已嗅到果实的香气在这个稻谷等待收割的季节在这座瓦房成排院墙新刷的村庄我和亲人正为一场盛宴而忙碌朋友啊，宴会的主角是你不是高天流云，不是斜身掠过竹林的白衣飞鸟你来了，锣鼓才可以敲响香烟才可以从祠堂升起你来了，我眼角流下的才叫幸福的热泪你在我身边，我经历的这一切才能称之为人生

母亲真的老了

■ 苗红军

母亲老了绣花针眼紧对着太阳也穿不进七彩阳光只好让她的小孙女调皮地戴着两片老花镜在秋天里，装模作样绣的十字绣，故乡里的春天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母亲真的老了故乡也老了像村口干瘪的小河承载不了太多唠唠叨叨前些年挂在墙上的十字绣粘满岁月的眼屎

春 燕

■ 阿福

飞越一个冬天把春天街回屋檐下几声呢喃唤醒满院春色

夏日放歌

■ 陈奋

悠悠千古事，天地尽苍茫。四季来回转，星繁夜未央。蛟龙翻浪海，丹凤舞帝乡。洞壑穿云乱，川河随雨狂。荷尖听俏语，草长上东墙。落树山鸡懒，隔花戏蝶忙。夏到烟村里，风吹晒谷场。绕篱寻旧菊，牵杖巡八方。自足三餐饱，乘鲜摘果尝。烹茶权作酒，应会任飞觞。作息循时序，微言日月长。心宽无芥蒂，一觉梦中香。捧卷吟佳句，挥毫写短章。行高轻外物，消淡饮飞黄。历难添新识，淘沙现紫光。登高穷远目，指节叩阴阳。

投稿邮箱

hnrzbpb@163.com

煮海凿浪

涂鸦的笔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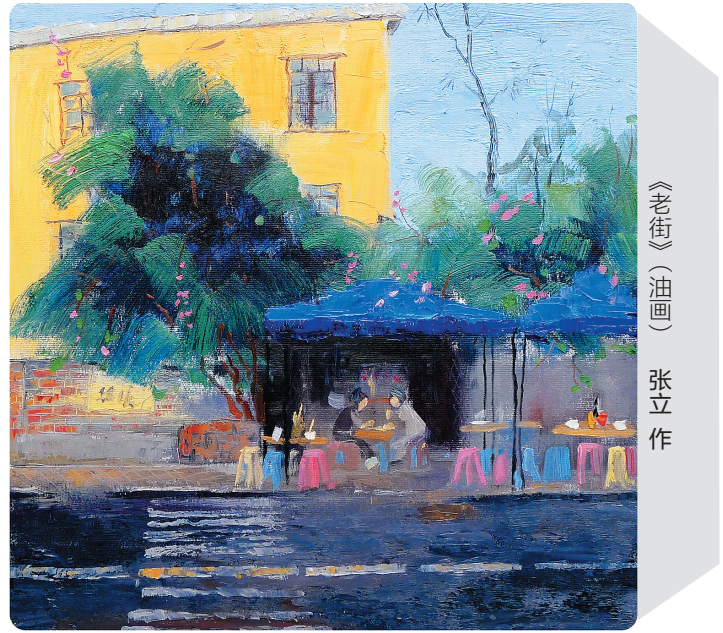
■ 陈东东

《涂鸦手记》依然一派钟鸣笔法。这种笔法开始让读者领教，大概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花城出版社将钟鸣的第一本随笔《城堡的寓言》装帧成口袋书模样，摆放在书店一些难得引起注意的角落。至于这种笔法的发明发生，则要早得多，或许可以上溯到《涂鸦手记》里提到的一个年份：1971。“在这个年号的起始时间”，钟鸣说，“我进入一片森林（老挝上寮地区），在印度支那开始了诗的幻想，开始零星涂鸦，写写画画。”尽管，他自己觉得，“我的这段生活，在后来的文字中留下很少一点痕迹……”，但钟鸣笔法的旋风——清新、奇异、汗漫、繁杂、独到、敏锐和辛辣的汉语，这种汉语所展现的激情、坚韧、隐晦和不安份的生活历程，由自传性旁逸斜出的复调写作，镶嵌其中的诗行和虚构、批评、注疏、翻译、文献、报道、沉思、辩驳、格言、戏仿等诸多因素的融会，以及插图、摄影、平面设计，有机混同着这一切带来的好看——起因里必然有当初那片森林幽处一枚蝴蝶翅膀的轻颤。现在，似乎，从《涂鸦笔记》绚丽多姿的文本，依然能认出近四十年前的那枚蝴蝶。而那枚旧蝴蝶，老蝴蝶，甚至任何人都不曾见过，只是因为想象，因为记忆，因为曾经见识过的另外的那么多蝴蝶，才被虚设，被拼贴、粘合起来，从淡漠依稀里，作为遥远的底本，肆意勾勒、泛开、敷陈、涂鸦，成就了又一本别样的书。

就像钟鸣的另两本随笔（《商界·人界》[1994]和《旁观者》[1998]，它们的钟鸣笔法堪称经典），《涂鸦手记》也依然是“来自众多书籍的书”。广博地征引，向来是钟鸣笔法的一大法宝。那些人所共知的（不必加注），鲜为人知的（详明出处），天才晓得的（无从稽考），会像诸多颇来历的彩线（从某件龙袍、从出土自什么坑的某片远古的丝绸上抽出的吗？）或沾自虚空的彩线（霓虹吗？），细密而又细致地缝纫，不，编织进他写作的新衣。《涂鸦手记》则有所不同，当关键词换成了“涂鸦”，那些被征引的（早已不限于文字）也就成了钟鸣的颜料，用以完成钟鸣的线条、色块和形象。

虽然对仗地辑为“纸宽”和“墙窄”上下两篇，虽然有序地标出了分章号，虽然合适地将文字和影像如同分装在箱子中的两格里那样隔离开来，用这本书的内容，却呈液化、汽化。摄影和词语，援引和独创，摘录和书写，幻想和即景，往昔和未来，回想和当前，诗歌和土话，描绘和讥诮，分析和臆测，研究和胡诌，典故和私秘，逸闻和诡辩，洞见和怪癖，吃惯辣椒的四川嗓子 and 舌头发麻的塑料普通话，在这本书里几乎分辨不清，相互串联，浑然一色，杂于一，漫流着，风行风靡着，越出界限，并无割划，没有形状，随意赋体。这让人想到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里提到的“火焰派”：“随时间而成长、而消耗其周围物质”的写作风格或方式。然而，钟鸣的语调，说话的声音，在这本书里却毫不热烈。那是结实的、理智的、透彻的、潜在的、内敛的、明晰的、冷笑话的，仿如晶体（另一种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提出，用以跟“火焰派”相对而并论的派别）。于是，阅读的印象里就有一种怪异，譬如你看到意图画成一座冰山的火焰，要么相反，一片熊熊的南极。

而这正应该追究于涂鸦。这本书的封底有一段写道：“痕迹从不会消失，但彼此覆盖，这就是涂鸦，跟乌云的象征一样，与其说它影响到一种气候，倒不如说它改变了一种天空的结构，氛围。在钟鸣的酒境里，涂鸦既有它的出处，即唐人卢仝因其小儿喜胡乱涂写弄脏书册而赋诗：“忽来案上翻墨汁，涂抹诗书如老鸦”的原始义，也有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盛行的涂鸦文化（巧合的是，对涂鸦而言，1971也相当重要，这一年在《纽约时报》上，有了第一篇比较严肃的讨论涂鸦文化的文章）的所有意涵。涂鸦不妨是写作之喻，涂鸦进而是写作的姿态和实迹。这在《涂鸦手记》里十分明确：“据说，莎士比亚的奇迹就是描绘如此丰富的内容却只运用了英语中很少的一点词汇。仅就词汇量而言，卡夫卡更少，平民漫画式的，极少主义，低技派……他来自底层。但这些都不能概括其全部魅力，涂鸦之秘运行其中”。这个涂鸦之秘，又仿佛是简单的，关键在于“了解他内心的基本需求。”显然，钟鸣深谙其中奥义，并得以浅出。



《老街》（油画）

张立作

小小小说

春天的友谊

■ 符浩勇

记得那年，第一次去红花冷泉湖。

台风过后，冷泉湖的水已是满溢。水盈浅堤，水漫堤岸，没过了脚裸。

模模索索地前行，只隐约可见，脚下的路，在水里摇曳，像是浮游的蛇影，竟觉得有点心惊。生怕不留神，脚一闪失，就掉进湖里。

终究抵不过，一路沿岸美景如画，脚下是酥麻麻的凉意，闻着槟榔花香，风也清和。不知不觉间，心扉大开，有童稚股惊喜。反倒是不再惊怕，也不觉累，人也快活不少。

烟雨湿地中的冷泉湖，确是一处极美的好景致。再见冷泉湖，已是几年之后。景色依然，情怀已不再，倒是多了几分沧桑和疲累。

这一片烟波浩渺的宽阔水域，像一枚温柔的鸟巢，落在绿水青山间。树林、屋舍倒映在水里，景色反而更远了。静谧，安详，灵动，一湾脉脉的水，成了一个清静绝妙的去处。中间是一条环湖石路，仅容一车而行。

风大极了，吹起一波一波不息的水浪。风吹起的水浪，有足够的穿透力，涤荡凡俗的尘埃和污垢。也把人心那一抹回忆，撩拨成一汪心旌荡漾的水。

冷泉湖，不远不近，离定安县龙门镇东南仅3公里。有山，有水，也有湖上人家。

120多亩的水域面积，宽阔而舒朗。湖中有小岛，将圆弧状的冷泉湖隔成两部分。据说，红花岭属火山岩地，冷泉湖大大小小的泉眼，大概有20多个。水尤清幽、凛冽，常年泉涌不息，汇成冷泉湖，从东面出口处进入万泉河，再流入大海。

湖上有个农庄，庄主从遥远的湖南来。问他为何择此地而居，他回答说：“这里有山、有水，很安静，放下一切，来了。”语句简洁，神情坚定，面带微笑。

在环湖的游步道上，野花开得正好。秋草的香，在阳光里弥散。空气里，尽是铅华洗净的清澈和通透。就像眉梢染了岁月的女子，凄凄却不失优雅，不论日子丰贫，都有一股端庄的气象，处处都是熨帖的好。

廊道上，静静的，有一种古雅拙朴的味道，只有几个游人在照相。偶尔飘来笑语几声，在风中悠扬。两旁是含烟凝绿树，极其阴凉。那绿色，简直能溢得出一滴滴青葱的汁液来。

树下有石凳，也挂有网织的睡兜。人只要躺上去，它就将你的身子窝在里面，悠悠地荡，外界的喧嚣一退去。

在农庄屋舍前，三五只鸡追来啄去，几只鹅鸭扑腾着雪白的翅膀，把旁边一滩平静的湖面，搅得风生水起。小黄狗守着搁浅的渔舟，轻轻地趴在地上，一脸的和善友爱。一位衣着素洁的农妇，坐在树下择菜，篮子里的地瓜叶和南瓜花，混合着阳光和风，嫩绿，金黄，色泽很诱人。

垂钓，就该去这样的地方。

湖里的鱼种类繁多，有鲤鱼、草鱼、鲢鱼、罗非鱼等，如果你运气佳，钓到十几条罗非鱼，也不在话下。选钓的位置，无非选鱼窝、鱼道。找准一处，便可大获丰收。

若不然，就驾一叶小舟，嬉戏湖水中。小舟情深，逐着湖转，水际中又多了几重细密缠绕的柔情。

若逢落日西斜，清风徐来，干脆在湖边摆个棋局，搓个麻将，吃回火锅，喝着农家自酿的小酒，享受片刻的静谧时光，也可温暖有情意。

如果想吃鱼，这里的鱼才是真正的好。湖里刚钓上来，直接就到了厨房。农庄里的鱼，烧得特别好吃，比城里的饭店和酒楼，味道都好，多出的是淳朴的心意。